

## 从青葱出发

闫耀明

在超市买酱，售货员向我推荐葱伴侣，我却想到另一个问题：明明是酱，却拿葱说事，足见在酱看来，葱的分量之重。记得小时候生活在乡村，吃饭时母亲常常到菜园中采来一把葱叶，洗净端上桌，再舀几匙农家酱，葱蘸酱，便是一个菜了。那时候的印象，葱是主菜。可葱的伴侣，只有酱吗？肯定不尽然。长大后，我才知道，葱在食谱中的作用更多的是配料，给食物增色增味的，葱这个人们生活离不开的简单食材，可搭配的东西多着呢。

读汪曾祺的作品，在《老味道·做饭》一文中，有这样的表述：“油条切成寸半长的小段，用手指将内层掏出空隙，塞入肉茸、葱花、榨菜末，下油锅重炸。回锅油条极酥脆，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。”这款名为塞肉回锅油条的美食，是汪老的发明。我注意到的是葱花，它特有的香味儿在面香、肉香中弥漫，该是多么振奋味蕾！将不起眼的葱花用在这里，汪老不愧是美食家。

《诗经》中已经有葱出现，但不指食材，而是颜色。《小雅·采芑》：“服其命服，朱芾斯皇，有玱葱珩。”珩为磬形佩玉，青葱色。以葱的颜色来描述珩，说明2500年前，葱就已经进

## 岸畔沉思

(组诗)

程云海

## 青春

黎明前的灯盏  
一次次擦亮  
期待着一场风能劈开沉云

军大衣兜不住山的轮廓  
铅笔深深浅浅的辙痕  
描画着一幅胜利的图景

宿营地的霜色  
凝重了大刀与梭镖的怒气  
肉脚板 磨穿乌拉鞋  
已踏碎深冬的冰

玉米粒在陶罐里 酿着庆功酒  
雪地扬起歌声 漫过林莽  
煮红薯温了又凉  
炒黄豆就着冰碴 唇出滚烫的情怀

选择了正义 就选择了舍弃  
年轻的肩膀 早卸下稚嫩  
清晰的雪脚印 深嵌在山林  
一行行 都是战士的大写意

歌声时而低沉时而豪放  
青春染成的一片殷红  
渗透成白山黑水的标记

## 苦涩

寒冷是从北大营开始啃噬  
一寸寸爬过辽河、松花江  
那曾丰腴的土地、饱满的粮食  
北大营，连在一起的三个字  
带着屈辱的读音  
堵塞了东北父老十四年的喉嚨

退无可退  
再退，连根都会被嚼碎  
嘶哑的，除了喉咙  
还有这山，这水  
深山、密林、河汊  
猎枪正对准豺狼  
血性从失了家的土丘上  
轰然站起

即便是大刀长矛  
也要吼出震山的响  
于是八十年后的今天  
我们才有了  
新的家园

## 星痕

缀满星星的夜  
被谁坐在草坡上轻轻吟哦  
河岸的倒影沉思着  
悄然结出一些期待

岫岩的山水收藏起你的晨昏  
在样子岭村  
门前的长河漫过  
草莓田里  
红红的果实在暖棚里翘首  
像等待着谁来轻启的唇语

捡拾时光的碎片  
让往事在血脉里奔涌成河  
每一朵浪花都闪烁着  
传说与脚印的光泽

岸畔，是谁在沉思  
芦苇在风里沉思  
水鸟水声水气的歌声  
润湿了暮色  
柳树的睫毛沾满星光  
所有事物似乎睡着  
又似乎醒着

入人们的生活了。在《诗经》中出现葱的身影，应该是葱在典籍中较早被记载的了。

历史上专门写葱的作品很少，但是一些诗人在描写田园生活、饮食以及借物抒怀时，仍选择用葱来表达情感和描绘草木青翠茂盛，使用“葱茏”“葱翠”等词语。如柳宗元《酬贾鹏山人》诗：“积雪表明秀，寒花助葱茏。”南朝时期，文献中出现了一个词：葱蒨，其意包含植物绿意盎然的样子、指代青绿色等，如宋代梅尧臣有诗句：“洛水桥边春已回，柳条葱蒨眼初开。”

而葱作为一种蔬菜，主要功能还是食材。贾思勰《齐民要术·种葱》说：“七月可种大小葱。”

将葱作为诗中的主要意象来写作的，是宋代的陆游。他写过一首题为《葱》的诗：“瓦盆麦饭伴邻翁，黄菌青蔬放箸空。一事尚非贫贱分，笔羹僭用大官葱。”诗人描写了简朴的田园生活，但是在做羹汤的时候，却用最好的葱。这看似讲究的做法，仍难掩生活的拮据，也折射出诗人内心的复杂。诗人以葱作为诗眼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葱在饮食中的重要性。

中国人讲究药食同源，葱也不例外。

明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对葱的阐述为辛、平、温、无毒，可在治疗风寒感冒、头痛等病症时使用。唐朝孟诜、张鼎所著《食疗本草》中也描述葱叶、葱白有“主伤寒壮热、出汗”的功效，葱白及葱须有“通气，主伤寒头痛”的作用，还强调“冬葱最善，宜冬月食，不宜多。少食则得，可作汤饮”。清朝朱彝尊所著《食宪鸿秘》则推荐了一款可治疗风伤感冒初起的食疗粥——神仙粥，取糯米加生姜煮滚开，放入带须的葱白，直至糯米煮烂为止，调食醋，趁热吃。这样搭配，发挥了葱白葱须解表散寒、祛风发汗、解毒消肿的功效。这里，带须的葱白可以称为这款神仙粥的灵魂。

葱作为最简单又普通的食材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除了葱蘸酱，我还吃过葱爆羊肉、大葱炒鸡蛋等美食。还有一道东北人爱吃的小葱拌豆腐，将豆腐打碎，加入葱叶，让白色的豆腐和青绿色的小葱在餐盘中相遇，一青一白两种颜色巧妙搭配，素雅干净，相得益彰，再调以食盐等调味品，既有豆香，又有葱的辛辣，视觉与味觉俱佳。加之豆腐与葱均为常见食材，价格便宜，因此经常占据人们的餐桌，还衍生出一句歇

后语，小葱拌豆腐———清二白，将简单的食物特点提升到做人做事的人格高度，很贴切地诠释了智慧在民间。

将葱的价值提升到美好愿望的程度，还有宜兰人。2010年我去台湾省，在宜兰县，听当地人介绍，宜兰最具代表性的名产之一就是葱，特点是葱白长、纤维细、汁液丰富、口感清甜。宜兰有一个民间风俗，每到小学校开学的日子，校方就用葱在学校门口做成一个圆拱形的“葱门”，家长则牵着孩子在“葱门”下走进校园。这样做，是借用“葱”字的字音，寓意希望孩子们都是聪明的。

普通的葱，从食材、药用价值提升到了精神层面，与美好愿望和健全人格有关，小小葱，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意义。

我想，葱的伴侣除了酱，还有哪些呢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，每个人的认识和理解不同，也许会有更多的答案。而这些答案，一定是既有物质的，如汪曾祺先生的发明，又有精神的，如人们都熟知的俗语和宜兰人的愿望。这既是对葱的认可，更是人们从一根小小的青葱出发，一步步走向成熟的人生旅途。

## 铸魂白山黑水

张笃德

## 山魂

兴安岭的苍松翠柏间、长白山的桦树林里，冬天落雪覆盖了靰鞡鞋的脚印，春天的绿植郁郁葱葱。风吹动树叶发出飒飒声响，深山老林掩饰不住生命的气息与活力。

这是盛夏的七月，千万棵苍松站成沉默的军阵，所有的枝丫都挺拔英武。根深扎大地，攥紧黑土，身体里散发松脂香，骨头连着年轮。

杨靖宇是长白山上最高、最直的松柏，顶天立地，气贯长虹。犹如松树皲裂的外表被风霜雨雪雕刻，白桦树上一只只凝视历史、充满血丝大睁的眼睛，读懂了一个民族的心跳，心怀祖国的壮志。在枪声中轰然倒下的一瞬，整座大山都低下了头颅，松涛不停呜咽……

赵尚志是兴安岭根系发达、耐寒、顽强生长的樟子松。枝干带着被雷电劈过的倔强，断了再发，弯了更挺。三次带着队伍打回白山黑水，射进躯体的子弹，都如同树疤，成为功勋。被伏击的枪弹击中，牺牲时脸面向大兴安岭，目光为抗联指明出路……

莽莽群山记得抗联这个称号、红色政权，以及生命密码和为之付出的牺牲。

周保中在镜泊湖冰面的脚印和形状，李红光在摩天岭扬起又高、又远、又猛烈的雪尘，李兆麟的身影在哈尔滨道里区的街巷里穿行……

最冷的冬夜，战士们围着篝火啃冻土豆。夏天，苍松在头顶撑开绿伞，伤员躺在松针铺就的“病床”上，看月光透过枝丫织网，网住漫天星辰。

我站在山岗上，阵阵松涛吹响军号，每棵苍松都站成持枪的姿态：面向阳光、列队、报到，风叫着战士的名字，整片森林都在应答。

十四年坚守，穿越了八十年时光——英雄从没有离开，已经成为山魂。

## 水魂

东北的江河水，是刚烈柔情、有血性的。

柔时是檐下的露，顺着窗棂溜进密营，润着伤员干裂的唇；刚时是破冰的浪，冲进硝烟，不惧死亡的漩涡，碎成朵朵浪花，闪耀晶莹夺目的光。

赵一曼是松花江的春汛。

从宜宾的金沙江来，把根须扎进东北的冻土。珠江牢房的烙铁，在肌肤上烫出的焦痕，伤口一次次结痂，又一次次被撕裂，像江面上的寒冰，阻止不了河流在桎梏下激情地奔涌。给宁儿的信里，字迹软得能拧出春水：“母亲用实行来教育你”。墨迹凝干，身上的血已经渗入黑土地，成为松花江水的一部分。

1938年的深秋，妇女团指导员冷云与7位抗联女战士挽着手臂，纵身投向乌斯浑河，以身殉国。

她们把背影留给突围的队伍，迎向密集的枪声。走进江水时，王惠民的麻花辫上缠着红头绳，像江边苗族的红柳。抗联第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、共产党员、朝鲜族。这个在抗联队伍里成长起来的女战士，毅然决然，视死如归。冷云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，指尖的凉与江水的寒一下就漫过胸口，她带头把步枪掷进江心，还和姐妹们唱起了歌，歌声惊飞芦苇丛的野鸭……

抗联第二军六师的李桂顺，为掩护密营医院及伤病员转移，不幸负伤被俘。因严刑拷打，早产生下孩子，敌人以孩子胁迫她，只要交代抗联密营就给她和孩子生路。她给敌人只有三个字“不知道”，英勇地倒在血泊中。她眼中含着的泪水——那是母亲对孩子的不舍柔情，也是战士心中的爱与刚烈。

抗联女英雄，本是山间的溪流，顺着石缝淌，绕着树根转，遇着沟壑便轻轻漫过。家国蒙难，她们汇集在一起，成为奔涌的江河，春水漫舞之时，我看见过她们美丽的魂魄。

## 年轮

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松树又添了一圈年轮。

那一圈圈浅黄的弧线里，藏着1931年的枪声，1945年的欢呼，还有80年间，风掠过长白山、兴安岭的回响。

透过年轮，能看到零下四十度雪地里的脚印；树干上血红的“还我河山”四个大字；密营里未熄的火种；通往共产国际的五条通道；松林里的抗联干部学校、密营医院、被服厂、军械所；穿越了白山黑水……

年轮里，镶嵌着被树皮、棉絮、草根包裹着的杨靖宇被剖开的胃；赵尚志、李兆麟和抗联战士的音容笑貌；赵一曼的示儿书，字字动情，句句含泪，沿信笺的纹路，便听得一个声音轻轻地唤着“宁儿”。

冷云与姐妹们挽臂走进乌斯浑河时，水纹在年轮上漾开细密的涟漪，犹如歌声的余韵……

1945年秋天，当第十四圈年轮闭合，天地欢唱。积压十四年的风雪，都抖成了漫天红绸。欢庆的火把，胜利的笑容，把抗联英雄的名字，刻进了一座又一座高耸的纪念碑。

八十年光阴，年轮把苦难长成了绿荫。

杨靖宇的塑像前，摆满鲜花，前来悼念的人群排着长队；赵尚志的纪念碑上空，常有雄鹰盘旋，翅膀划出美丽的弧线；乌斯浑河畔的八女群雕，衣襟总沾着水汽，仿佛刚从江里走出，一群年轻漂亮、花枝招展的新时代女兵。

年轮还在延续、生长，有孩子在纪念碑前系上红领巾，有党团员庄严地举起右拳，有老战士颤抖地抚摸碑石上的笔画文字，心中默默地告慰英灵：“我们替你们看见了春天。”

当年的牺牲地成为地理坐标，当又一阵风吹来，年轮与纪念碑形成共振——那是十四载浴血的回响，是八十年守望家国、永不褪色的心音。



## 绿野古意

王陶然

里。孩子们弯腰嬉水，水珠溅起如银屑，笑声也如溪水一般清亮地散开。曾点所谓“浴乎沂”，这欢跃于浅流中的童趣，岂不正是那古意的回响？

待得众人纷纷坐定，树影筛下光斑，于草席上跃动。餐布上渐渐堆满了吃食。没有鼎沸烹煮的繁复，只有些简单的清爽；切得整齐的西瓜块渗出甜水，腌渍的黄瓜条泛着脆绿，连朋友带来的酱鸭，都特意撕成了方便抓取的小块。我们席地而坐，不用讲究什么礼仪，手抓着食物往嘴里送，酸梅汤的冰碴在舌尖化开时，竟品出些“疏食饮水”的自在。食物香气混着水汽草木清气，飘散在溪边，竟也酝酿出一股莫名的清欢。

八月的风掠过湿地的芦苇荡时，我们踩着被晒得微烫的木栈道往里走，帆布包里面是冰镇的酸梅汤和刚出炉的绿豆糕，倒有几分像古人野餐时的郑重。溪水在公园深处蜿蜒，如一条柔软的玉带，清冽而明净，把暑热隔在岸上。我们择了一处浓荫铺开席。那日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皆来了。朋友们忙着支帐篷，孩子们则如小兽般，早忍不住性子脱了鞋袜，赤足踩入溪水。溪石圆润清凉，水漫过脚踝，仿佛将整个八月裹在脚背的沁凉

使人微醺。那清凉的溪水声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、远处孩子断续的笑闹声，竟似合成一支无字的谣曲，直飘向云外——古人归途所咏，大概便是这天地间无词的自然乐章吧。

日影渐斜，归途已近。收拾停当，大家沿着溪边小径徐行。溪水映着西斜的阳光，粼粼金光如跳动的音符。脚步轻快，古人“咏而归”的画卷，此刻竟在八月的晚照里徐徐铺展于足下。

归途中，忽然想起夫子喟然叹许曾点的那个春日。原来无论春服夏衫，无论沂水还是溪地，人心中一点对山水的亲近与依恋，竟如古木盘根，千年不移；那青绿之间的片刻停驻，便是凡俗生命在天地间最朴素也最恒久的呼吸与欢愉。在好时节里，和投机的人一起，心中一片澄澈空明，这欢愉本在尘网之外，如同溪水，只流向人迹稀疏的林间。

本版插画 董昌秋